

孔子的人性论

张茂泽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学人论孔子人性思想,多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句作为代表。其实,根据孔子实质的人性论,他的人性思想远比这丰富、深刻而系统。孔子将人纳入理性考察范围,结合文明史情况,将观察他人、反思自我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发现人性的主要内涵是以“仁”、“礼”等为中心的德性,性近习远的现实人性被要求围绕这一中心而变化,从而确立其在人性内涵中的真正地位;他认定、推重的人性是人性中善的内涵,要求人们通过学习、克己等修养,化不良的现实人性为善的人性。所以,孔子的人性论是倾向于人性善说的;这成为后儒所谓“孔孟之道”的人性论基础。孔子的人性论,还存在着可以和马克思人性论相沟通的内容,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代表,为人类普世价值建设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孔子;人性;实质的人性论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3)02-0071-06

人性论,是人们观察他人,反思自身,从文明史中提炼人文精神的理论成果。在中国古代,几乎每一位儒家学者言必谈人性问题,这表现出儒学的人学特征。孔子作为儒学创始人,他的人性论蕴含着后来所有儒家派别的人性思想因素,而且在今天看来,也蕴含着与马克思的人性论可以互相沟通的内容。在马克思主义深入中国化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新时期,反思孔子的人性论无疑具有现实理论意义。1993年4月世界宗教会议在芝加哥通过普世伦理宣言,其宗旨是:每个人都应被人道地对待! Jeder Mensch muss menschlich behandelt werden! 意思是,每个人都应享受人道待遇,每个人都有权利像人一样在世生活。用孔子的话说,这就是“人人”:最低程度,是让现实的人成为一个人,而不是物;最高程度,是使现实的人成为真正的人,成为理想的人,成为圣人。以《论语》记载的可靠材料为主,发掘孔子人性论的意蕴,无疑可以为全人类的普

世价值提供中国模式的古代版。

冯友兰说,中国古代哲学没有形式的系统,但有实质的系统;诚然,孔子人性论没有形式的系统、命题、概念,但有实质的系统、命题和概念。以“德”为核心,和仁、礼、欲等相关概念组合在一起,就是孔子人性论的实质概念;包含这些概念的命题,构成孔子思想实质的人性论系统。概括地说,孔子人性论的思想内容和历史地位有三:一是寻找到认识人性的正确方法,即经验观察他人和内在反省自我,并将两者辩证统一起来;二是认识到人性内容包括先天的天赋和后天学习成长的收获,是两者的统一。人有天生的“德”,但孔子讨论较多的是后天性近习远的人性内容和特征,他启示我们:人即使有天赋,是天才,也需要后天的努力才能实现人性的美好可能性、崇高神圣性;三是寻找到了人成为真正的、理想的人,充实、发展和实现人性的现实途径,这就是学习和克己相结合的修养方法。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见

贤思齐,下学上达,追求实现真理(“道”),充分吸收当时的文明史成果,不断进步,能够有效地将人作为人纳入理性考察范围,对于人生有深刻觉悟,对于人性便有准确的认识,这是当时发展了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在理论思维成果上的集中表现。

一、表达方式

人们追求立身行世,春秋时已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观念。孔子进一步思考人“所以立”(《论语·里仁》,以下只注篇名)的问题;“所以立”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内涵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孔子讲爱人、知人、用人等,讲为己、知己、克己等,其知人、知己的认识收获,蕴含着他对人性的看法。在表达形式上,他没有系统地讲人性论,但他对自己、他人(弟子、老师、为政者等)的心理活动如志向、认识、欲望、好恶,以及言语、行为、政事、交往等发表的言论,潜藏着他实质的人性论。

孔子谈论人性的方式多样:只有一处直接讨论,即“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其他均为间接言说人性。这些间接言说又有几类:一是描述自己人生活活动,抒发自己的感慨,或谈学习体会,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等,或谈道德感受如学道可乐、闻道可死、杀身成仁之类,或谈爱好和追求人类文明成就,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或反思自我,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及“天生德于予”(《述而》)等。二是观察他人,认识和评价古人、今人。他观察今人,“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为政》),注意将人的言语、行为、动机和安身立命之所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认识;他观察和发现了人的众多属性,但他特别强调其中德性的地位和作用。从“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可见,人们有听从道德教化的性质;从“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为政》)又可看出,人们还有服从道德正义政治的性质,等等。三是一般地言说“人”,教育学生,要求树立“君子”、“圣人”等理想人格。后人阅读理解孔子的上述言论,从他各种言说方式中归纳和总结,可以合理地构建起他的人性论体系。

还要注意,孔子还用“无言”的方式表达人性;这种方式便如“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一

样,见诸孔子自己的言行活动。他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遑遑然、茫茫然为天下有道而奔走,百折不挠,穷且益坚;在乱世环境和人生困境面前,以实际活动彰显人性的光辉。孔子人性论,不仅是认识的“论”,而且是实践的“行”:为学与为人一致;这就使他的人性思想内涵格外丰满、挺拔,为后儒论人性和充实、发展、实现人性竖立起高高的标尺。

二、认识人性的辩证方法

孔子讨论人性问题常见两种方法:其一是“察”(“视”、“观”、“察”等),即观察方法,根据现实的经验向外观察他人,获知人性特征。孔子感叹“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是对经验观察他人人性的总结。这就是说,现实中的人在“性”质上相近,但经过生活、学习以后,发生了变化,互相之间差距就远了。相近的人性内容是什么?或以为无善无恶,这是气性;或以为善,这是德性^[12],皆有道理。不过,孔子在这里只是对人的一般性质进行经验观察,得出结论,似不能直接以善恶论之。

孔子提到人的一般性,爱学习,学而不厌、下学上达,克己复礼等,是人的优良品质,意必固我(《子罕》),或得过且过、耍小聪明(《卫灵公》:“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等,是不良品质。孔子多次谈到人们的种种不良品质,显示出他人性论的改造现实人性、克服不良人性、改进现实人生的指向。像趋利避害(《里仁》:“小人怀土”、“小人怀惠”、“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好逸恶劳(《学而》:“食而求饱,居而求安”;《里仁》:“耻恶衣恶食”;《宪问》:“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阳货》:“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等,是出于身体的生理需要而产生的需要、欲望,以及相伴随的惰性;像困而不学(《季氏》)、道听途说(《阳货》)、比而不周(《为政》)、半途而废(《雍也》:“力不足者,中道而废”;《子罕》:“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自相矛盾(《卫灵公》:“予一以贯之”)、欲速不达(《颜渊》)、怨天尤人(《宪问》)、办事总求人(《卫灵公》:“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言过其实(《宪问》:“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沽名钓誉(《宪问》:“今之学者为人”)、色厉内荏、外强中干(《阳货》)等是认识不足,或认识不彻底、不全面,导致见识、能力不足,而又不愿正视的特性;像见利忘

义(《颜渊》:“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见义不为(《为政》)、求生害仁(《卫灵公》)、肆无忌惮(《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季氏》:“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同而不和(《颜渊》)、结党营私(《卫灵公》:“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巧言令色(《学而》)、骄傲自满(《颜渊》:“小人骄而不泰”)、睚眦必报(《公冶长》:“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尸位素餐(《八佾》:“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嫉贤妒能(《八佾》:“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鄒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不成人之美而成人之恶(《颜渊》)、己所不欲而施于人(《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是因为一己私利而损害了社会公德,结果掩盖甚至戕贼了自己的本性;像感情冲动(《颜渊》:“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愧疚忧惧(《述而》:“小人长戚戚”;《颜渊》:“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见神就拜(《为政》:“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等等,都是一般人的情感特征。

上述“习相远”的不良品性总是和生活环境恶劣、习惯不好有关,特别是和自己不学习上进、不克制自己有关,这些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述而》)。不良品质成为固定特性的人,一生大约就是原壤的模样,“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宪问》)。自然,孔子对于现实中的这种人性状况很不满意。因为,根据这样的人性自然发展,结果对人自身不利,犹如“放于利而行,多怨”(《里仁》)一样,也对社会整体不利。人际关系缺乏信义,老人难安,少者不怀;个人生活难言真正的幸福安乐,社会也难言真正的和谐。人性这样自然演变,其实是人性的堕落。孔子的努力在于,针对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现实人性状况,而强调努力学习、克己,力求开发出人的美好的人性,即人的真正本性来。

可见,孔子观察他人得出人性认识,一方面是如实描述,其中有优良品质,也有不良品性;另一方面则肯定前者,批判后者,在批判中力求超越。孔子的人性观察方法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只是静止地旁观。

其二是“思”,即直觉和反思方法,从人的根源、共同规范和理想等方面,归纳概括人的共性,结合文明史发展需要,联系到自己“与于斯文”(《子罕》)使命,向内反思自己作为人的本性。他说“天生德于予”(《述而》),这是反思自我;说“人之生也直”

(《雍也》),这是观察并归纳他人天生的优良品质。从人性根源上断定人的“德”是“天生”的,或天赋的,肯定人性中优良品质的先验根据。他还说“德不孤,必有邻”(《里仁》)“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这是观察现实中一般人的情况得出结论:人们的“德”性总有许多人(“必有邻”)都具备,就像一个人出入必经过门户一样,他之做人也必然要遵循做人之道,也就是遵循“斯道”而行。这就暗示了人性优良品质中包含着普遍性规范内容。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这里反思人的理想人格,结论是:“君子”的必要条件是有“仁”德。他又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认为“信”德也是人之为人的必要条件。

上述两种方法的运用,在孔子那里是互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向外观察他人只是初步搜集现实人性的材料,以供总结、批判和进一步思考;结合社会生活和文明史反思或直观人性的天生本源、文明规范和人格理想,才是讨论人性的真正目的;这样也才给现实人性指明充实、发展的方向。两种方法辩证统一起来,构成孔子人性论的方法系统。

将人性纳入理性考察范围,使人不再附属于上帝、天命以及现实社会的宗法血缘关系,而是既依存于天,又有源于天命但属于人性的内涵,这就是人成为理想的人和“与于斯文”(《子罕》)的特殊使命,有独立的理想人格,这是孔子人性论的最大成就。孔子是古代中国发现人是人的第一人;根据这个思想,人并不完全依附于天地自然或血缘亲情,而有自己的“德”性、主体性。孔子这一思想贡献,不亚于欧洲启蒙思想的历史意义。从此,人成为儒学理性认识的核心对象,人学由此被牢固地建立起来,成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重心,进而规定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基本特质。

在认识人性的方法上,孔子不是孤立地、静止地看人性,而是在言行统一中,在言行活动和动机、理想的统一中,在个人和社会的统一中,在天人合一中看人性;这种合一实际上也蕴含着事实、认识和价值统一;这些都是他自己“中庸”辩证思维方法的运用;孔子人性论的辩证思维为避免人性论中可能出现的对神的崇拜或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主义或整体主义、经验主义或先验主义等倾向,提供了方法论基础。特别是他将人性内涵和文明史成果——“礼”结合起来,而不是单纯知性地分析人性,便给人性论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提供了深远而广阔的发展舞台。

在人性内涵上,孔子的人性论不是片面强调其中的一部分或某些部分,而是全面、发展而又深入地审视整个人性:天与人、自然与文化、个人与社会、经验与先验、善与恶等,在其中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真可谓各安其分;但各个部分又不是杂凑,而是有机统一,成为一以贯之的体系。根据这个人性论系统,从不良品质发展到优良品质,正是孔子所期待的;从人生、社会变化不断的表象,深入到终身不变的人生使命,以至人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都成为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

三、人性的主要内涵

所谓人性的主要内涵,指孔子言说较多,也比较肯定、推重的人性内涵,包括人的本原、共性、理想等组成的人性。后儒将这种人性发挥成为人性本体,即性体;根据他们看,性体在现实人性中存在,而又克服了其假恶丑害伪等因素,包容了其真善美用信等因素在内,超越了其局限性。他们认定有性体存在,体现了人性论的理想主义倾向。孔子确实已经从4个方面谈到了人性的主要内涵:人的本原(“天生德”)、人的共同规范(“斯道”)、理想人格(不能离开“仁”德)、人的最低要求(不能没有“信”德)。它们涉及到人的来源、人作为人的基本条件、人的活动规范与人生归宿几大领域,涵盖了全部人生历程,比较全面。孔子由此看人,发现人有(或应该有)共同的“德”或“斯道”或“仁”或“信”;这些都成为孔子人性论的主要概念。

有学人对于孔子的人性论,以哲学概念为关键词去进行搜索,当然看不出孔子人性论的真实内容。大多以为孔子只说“性相近,习相远”,究竟主张性善性恶,或善或恶,非善非恶,“无从断定”^[3],更有甚者直接断言“绝无性善论之含义”^[4]。其实,孔子谈人性的用词有3种情况:在人性事实的意义上,孔子直接称之为“人”或“仁”或“文”;在人性规范的意义上,孔子称之为“道”、“德”、“仁”、“义”、“礼”、“信”等;在人性主体或精神的意义上,孔子称之为“我”、“己”、“欲”、“心”等。上述3个方面的意义结合起来,共同构成孔子关于人性的内涵。对于事实上的“人”,他进行了许多观察,但多属于孔子所不满意的人,换言之,经验观察的、现实中有种种局限的人,不是标准的、真正的、理想的人,而只是不完善甚至不正常的人;其人性也不能充当人性的主要内涵。于是,孔子更多地偏重于讨论人的“仁”德等

规范和人的真我等主体这两个方面的意义了。孔子的人性论,就这样在事实上成为非经验实证科学式的人性论,而成为一种克服、超越、包容前者在内的形而上学的人性论,一种十分重视人性善内涵的人性论。

人性虽然有善的内涵,但是人们并没有将它们完全体现到现实生活中;现实生活中的人性恰恰是因性近习远而令人不能满意的人性论。对于这种现象,孔子有明确的取舍,体现出他对“仁”、“礼”等德性的超常重视。他希望人们通过学习、克己等,充实、发展和实现自己的德性,克服不良人性因素。他总是感叹:“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卫灵公》)“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在孔子看来,现实的人离真正的理想的人有着很大的差距;但是,如果一个人在现实实践中努力学习,提高修养,那么他自然会实现自己的价值,完善自己的人性,也就不容易有恶言恶行了。在这个观念指导下,孔子对于现实的人们向着理想的人努力,抱有无限期望。在他看来,人们通过后天的努力学习成为理想的人,还没有“力不足”(《里仁》)的情况。

孔子所谓“德”性,并不只是今天所谓道德,而是得于天而成于人的全部内容,当包含真善美用信这些人类文明成就在内。从人性视角看,其内涵又主要有3个互相联系的含义:一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人人可以经验到的自然生命事实,以“人”字作表征,以“欲”、“情”等为代表,需要引导、调整和克制;后儒进一步发挥,或解释为恶、无善无恶、有善有恶、善恶混等。二是作为自然和社会规范的人性内涵,以“礼”为代表,这需要从自我中超越出来,才能洞观到整个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和谐有序;对这样的人性内涵,需要通过学习进行认识 and 把握,并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即自觉地遵行礼,按照礼的要求进行实践活动,根据现实社会需要进行“损益”,继承、改进,甚至重建礼。三是在人的精神中存在,即人之所以为人的主体性内涵,以“人能弘道”、“我欲仁斯仁至”(《述而》)中“弘道”的“人能”、“欲仁”的“我欲”为代表,这需要通过生活的种种考验,克服自己的不足,在不断学习进步、提高自己修养的基础上才能有深切的体验、觉悟,理想人格境界是人的主体性的实现。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人性只有在生活实践考验中才能放射出

美的光辉!以上诸含义,分别蕴含了后来儒家气学、理学、心学三派的人性论理解倾向在内。

后儒喜以善恶言人性。由上可见,在孔子看来,人性可以不必只以善恶论;即使言善恶,则作为自然和社会规范的人性,和人的主体性,无疑是善的,而人的自然生命以及相关的情欲等为代表的人性,也可以说是无善无恶、或善或恶、可善可恶、善恶混的,如果人性内涵中的欲望没有任何限制,言行肆无忌惮,即使说人性恶也未尝不可。但无论哪一种说法,又都不如孔子的人性论全面。可见,后儒无论哪一派别,都一致推尊孔子为圣人,在人性论上也是可以得到说明的。尽管如此,从孔子讨论人性的宗旨看,从他大力提倡仁爱、德政,批判小人人格等看,他的人性论依然是倾向于人性善说的。这个倾向成为后来所谓“孔孟之道”的人性论渊源。

四、历史意义

一般认为,人性即人类所具有的共同属性,包括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其中社会性占主导地位,它制约、改造并实现着人的自然性。孔子认识到了人性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内容,体现出他人性论具有深广的包容度。

一方面,如果将自然性所谓自然理解为儒家所谓“天命”,则孔子所谓的人性,包含了人的“天生”部分和后天学习而得部分。“天生”部分像“德”,是自然的,人一生下来就具备的可能性,是“德不孤必有邻”、“我欲仁斯仁至”,有普遍性和主体性;后天学习而得的部分,是“性相近,习相远”,是自然性的充实、发展和实现,其实就是人一生奔向理想的成长历程,有每个人不同的个性,受到社会历史变化的影响。在实现人性的方法上,他重视通过学习、克己等后天的修养与努力来发展、充实和实现天生的德性。人自然“天生”的德性,孟子谓为“固有”,纯善,本身不发生什么变化,但有在现实中实现自己的潜能、趋势和力量,张载谓为“天地之性”,程朱等则叫做“天命之性”;后天习性是社会的,也是经验的现实,根据条件不同而发生变化,可谓人为努力而成的,荀子称之为人为(“伪”),张载等则叫做“气质之性”,提出了著名的“变化气质”命题,王夫之强调变化气质是一个“命日降性日生”的继善成性、生日成过程。孔子的人性论,蕴含着后儒两大人性论倾向在内。

另一方面,如果将自然理解为自然物,则也可以

说,孔子承认人自然性内容如欲望的合理性,又主张对它要进行克制,并以“礼”和人对“道”的追求等人的社会性内容来引导、规范、充实和丰富人的自然性内容,提升人性的层次。

不论将自然理解为哪一种意义,孔子都强调人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强调不良人性在这种统一中能被改造为优良人性,即善的人性。这体现出孔子人性论对人性善的看重。

这里不妨比较一下孔子和马克思在人性论上的异同。马克思谈人性,至少有3个命题:第一,人的需要构成人的本性;第二,在实践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是人性的主要经验内容;第三,自由,是人固有的、全部精神存在的本质^[5-6]。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社会实践,以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达到自由高度,这就是人作为人的全部内涵。其中,人的需要是人性实现的逻辑起点,自由引导着人性前进的方向,社会实践则是衡量人性实现的历史尺度;人实际上究竟能够满足什么需要,实现什么程度的自由,受到实践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的制约。所以,也可以说,人性表现为人能自由自觉地活动,特别是能劳动,人有社会实践性。人的社会实践既是自然的历史过程,也是在人认识、掌握和遵循自然社会规律基础上,逐渐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最高价值的历史过程。马克思的人性论,在社会实践支持下,可谓由外向内、由历史到现实和未来、由整体到个体的社会实践的人性理论。关于人的需要,孔子只谈到“欲”;社会实践及其关系,孔子特别重视“学习”和“克己”等个人修养实践;孔子表述自己与自由相近的体验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是个人的愿望和某种社会客观条件、主体的需要和客观必然性的统一。可以说,孔子的人性论已经天才般直观到了人性的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他结合三代文明成就,非常重视人类社会实践的普遍性社会情感基础(“仁”)和社会规范保障(“礼”),也十分强调人作为社会实践主体在发展和实现人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这些都抓住了人性论的要害。重视提高个人修养在实现人性过程中的特殊地位,是孔子人性论的特色;孔子人性论,在推己及人支持下,可谓由内向外、由现实到未来、由个人到社会的个人修养的人性理论。

毋庸置疑,马克思紧密结合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对人性的内涵讲得更具体、清楚、明确,更加具有经验科学的性质,这就克服了孔子那种古代人性思想的朴素、抽象性质。人性论的要旨,不只在在于对人性

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尤其在于改进人生,按照人性的要求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孔子人性论充分把握了这一人性论要旨,克服了离开个人现实人生修养而空谈人性的弊病,也克服了离开现实、具体的学习、克己等综合修养状况单纯抽象地认识人性真实的知性弊端。孔子个人修养的人性论,在个人通过提高理性认识、训练意志、陶冶情操等以改进言行活动,提升人格层次,在个体的人实现自己人性以推动整个社会风俗的变化、政治的改进,以至人性的进步方面,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 孙叔平. 中国哲学史稿:上[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 [2] 李存山. 中国传统哲学纲要[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 [3] 陈荣捷. 王阳明与禅[M].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
- [4] 傅斯年. 性命古训辨证[C]//刘梦溪.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35.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Confucius'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ZHANG Mao-ze

(Institute of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Shaanxi, China)

Abstract: When scholars talk about Confucius's idea about human nature, "Their natures are much the same and their habits become widely different" is supposed to be the typical reflection of his idea. In fact, according to hi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his idea is richer, profound and systematic. Confucius investigated human beings in a rational way.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he combined investigation of others with self-examination and found that the main connotation of human nature was kindheartedness and courtesy. Actual human nature of the same natures and different habits was supposed to vary around this connotation so as to be central part of human nature. He believed in the kindness of human nature and asked people to learn and restrain their selfishness so as to transform the not so good actual human nature into kind nature. Therefore, Confucius'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ends to the theory of kind nature, which is the basis of the human nature theory of the doctrine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Confucius'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is consistent with Marx'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which can be the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ancient ideology and culture and provide positive ideology resour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al values.

Key words: Confucius; human nature; actual human nature theory